

谷歌倘拒刪「獨歌」 國安處應當介入

銳評 卓偉

早前接連發生香港代表隊參與國際體育賽事時，主辦單位播錯國歌或標示錯國歌名字的荒謬事件，而且錯播錯標的都是與「港獨」有密切聯繫的歌曲和歌名。錯播一次或許是意外，接二連三的出錯顯然就是人為。而且，該歌曲不但接連在國際賽事中播出，在谷歌搜尋引擎更是將該「獨歌」長期置頂。有傳媒在谷歌輸入英文「National anthem of Hong Kong」（香港國歌），搜尋結果前排立即出現該「獨歌」及其連結，所以也不能排除有人在谷歌上搜尋香港的「國歌」時，被谷歌結果所誤導，錯將「獨歌」當成「國歌」。

「獨歌」置頂已觸法律紅線

錯播國歌事件的真相仍是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谷歌在明知的情況下依然將「獨歌」當作所謂「香港國歌」，在搜尋器上任由網民搜尋及瀏覽，如果因此造成接連錯播事件，谷歌理所當然要負上

最大責任，更遑論在谷歌搜尋器上至今仍然見到大量美化、鼓吹「黑暴」的帖子和內容，但谷歌卻一直聽之任之，這種做法顯然與縱容無異。

必須指出的是，不論是「獨歌」以及一些鼓吹「黑暴」的帖子，已是公然煽動分裂，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煽動分裂國家」罪。谷歌長期放任這些內容，甚至將這些內容置頂，已經觸及了法律的紅線，如果谷歌管理層對事件繼續聽之任之，這樣的行為等於是對國安法的挑釁，警方國安處必須介入調查事件。

對於谷歌搜尋器上出現「港獨」歌曲和帖子，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日前會見谷歌亞太區公共政策及政府事務高層時，就谷歌和YouTube搜尋「香港國歌」時，將「獨歌」排列最前提出嚴正交涉，促請對方將正確資訊在搜尋結果置頂，以免再誤導海外和本地網民。

特區政府要求將正確資訊置頂，是一種婉轉的說法，其實就是要求谷歌刪除有關「港獨」內容。但對於特區政府的嚴正交涉，谷歌卻沒有任何跟進行動，傳媒近

日在谷歌搜尋器上，依然可以繼續找到有關「獨歌」，位置依然是置頂。對谷歌來說，要修改有關排列以至刪除內容，不過是舉手之勞，但卻對特區政府的要求置若罔聞，這不但是囂張之極，更有挑戰香港國安底線之意。

或者，谷歌認為自身是美國科技巨企，背後有美國政府撐腰，不必懼怕香港執政機構，過去甚至公然配合「黑暴」行動，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在「黑暴」爆發時，谷歌竟在地圖上標示所謂的醫療站、物資站位置，並實時更新警方人手、使用配備、警方封鎖線、檢查站、每個出現衝突的位置等的分布圖，被認為是為暴徒提供「實時地圖」。至於「黑暴」期間反中亂港勢力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種種攻擊和抹黑，谷歌竟然照單全收，當時已引發社會強烈的批評。

現時「黑暴」雖然已遠去，但反中亂港勢力依然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仍然沒有放過各種擾局的機會。在這個情況下，谷歌在搜尋器上堅持保留「獨歌」以及各種「煽獨」內容，甚至將這些內容置頂，

恐怕不能單以所謂電腦算法來推諉，當中是否借網絡繼續「煽獨」，令人質疑。

美國公司身份絕非保護罩

事實上，要求谷歌刪去有關「煽獨」歌曲和內容，與所謂言論自由、網絡自由風馬牛不相及，而是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這些內容已是公然觸犯了國安法，谷歌雖然是美國公司，但在香港經營就必須遵守香港法律，自覺刪除違法內容，其美國公司的身份絕不是保護罩。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一條列明「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本法第二條規定的犯罪的，即屬犯罪。」所謂煽動（incitement），就是鼓動他人犯罪，並存有要他人犯罪的意圖。值得注意的是，他人是否被成功煽動是無關的，只要有相關行動已經可以入罪。至於煽動可針對另外一人，一小撮人或是大眾。煽動的形式可以是發表文章、刊登廣告、發表演講或言論等。

在「唐英傑案」中，唐英傑因駕駛插有「光時」旗幟的電單車撞向三名警員，

致警員嚴重受傷，被法院裁定「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和「恐怖活動」罪名成立。既然唐英傑的行為已經觸及了「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這樣在網絡上故意將「煽獨」的歌曲保留及置頂，客觀上同樣涉及煽動，觸及了法律紅線，特別是當特區政府已經嚴正交涉之後，谷歌如果仍然拒絕修改，甘願作為「港獨」思想和文宣的庇護所，這種情況絕不容許。

有關歌曲與「黑暴」和「港獨」密切聯繫已是無可置疑，如果有人將有關歌曲置於搜尋器上供公眾瀏覽，自然也屬於違法。警務處國安處完全有理由作出調查及追究。西方的所謂「民主國家」，過去亦曾以國家安全理由，搜查報館並禁止媒體刊登相關報道。同一道理，搜尋引擎必須符合各國各地區法律的要求，特區政府亦絕不容許一些網絡公司公然挑戰香港國安法，谷歌應好自為之。

資深評論員

是「不作為」抑或「在作惡」？

議論風生 艾華斯

早前在韓國舉行的亞洲七人欖球系列賽，發生將「港獨」歌曲當作中國國歌播放的事件，引起香港各界強烈憤慨。及後再揭發7月23日舉行的欖球世界盃外圍賽港隊對湯加賽事，以及上月6日香港對葡萄牙世界盃欖球賽終極復活賽，在大會播放中國國歌時，官方視頻的字幕均顯示「港獨」歌曲的英文名字。

接二連三出錯後，港協暨奧委會向轄下體育總會發出指引，規定總會人員嚴格遵從在比賽前後處理國歌及區旗的做法。然而在指引發出，竟再次發生播錯國歌事件。日前在迪拜舉行的亞洲經典健力錦標賽，港隊代表連輝慎摘金領獎時，大會竟將「港獨」歌曲誤當中國國歌播放，直至連輝慎展示「T」手勢示意叫停，大會才意識到錯誤，其後播回正確國歌。

須加強指引及問責力度

有關事件是否涉及反中亂港分子在背後操作，尚待警方進行深入調查，但接二連三發生的錯誤，難免令人懷疑是刻意為之。港協暨奧委會發出指引後，各體育總會雖嚴格按照指引，將附有正確國歌和區旗的工具包交與主辦機構，但在迪拜舉行的亞洲經典健力錦標賽仍出現錯誤，顯示指引仍有改善之處。

指引雖規定由領隊、隊長或指定專責人員負責跟進播放國歌和區旗事宜，但仍然出錯，明顯是因為指引的問責力度不足。筆者認為，必須加強對相關人員的問責，以免一旦出錯後，發生互相推卸責任，甚至無從追究的情況。國歌關係到國家的尊嚴，試想像若韓國運動員在一項體育賽事中摘金，在頒獎禮播放國歌時，卻播放了日本國歌，韓國政府和韓國國民會有怎樣的反應？

港協暨奧委會早前與特區政府商討後訂立的新指引，只規定香港運動員及隊伍參與國際體育賽事期間，如發現播放國歌或升掛區旗出錯，須以「T」手勢向主辦機構示意反對，要求暫停活動並立即更正。如主辦機構沒有立即更正，領隊須帶領全體隊員及／或運動員離開典禮場地，包括場館、舞台或頒獎台。如果任何體育總會違反指引，將可能被港協暨奧委會暫停其會員資格，或被政府暫停津貼或資助。但指引出台不久後，迪拜亞洲經典健力錦標賽就隨即出現一次「應用事例」，假如未來相關事件仍然持續發生，特區政府與港協暨奧委會須考慮以更嚴厲方法進行抗議，只有真正嚴肅看待事件，才能有效杜絕問題不斷重演。

對外而言，參賽體育組織亦應預早向相關的國

際總會提出相關事宜，嚴肅要求對方必須認真對待播放國歌一事，申明如果出現相關的錯誤情況便會退賽的做法，嚴防再次出錯。

事件也讓人關注到，在互聯網搜尋引擎檢索有關「香港」「國歌」等關鍵詞時，有關「港獨」歌曲會出現在搜尋結果的最頂位置。反中亂港分子得悉搜尋引擎的操作方式，大可以有組織地操控搜尋結果，令有關歌曲與其他「港獨」相關內容置頂，誤導互聯網使用者，造成惡劣影響，而這也往往成為相關組織播錯國歌的解釋理據。

早前亞洲七人欖球系列賽播錯國歌，亞洲欖球總會解釋是實習生網上下載歌曲出錯所致。而是次迪拜亞洲經典健力錦標賽播錯國歌事件，主辦方證實港隊抵達時已提交正確無誤國歌的聲音檔案，但聲稱來自不同國家的義工技術團隊人員不認識中國國歌，自行在網上下載所有參賽國家或地區的國歌，為沒有攜帶自己國歌的隊伍做準備，由於技術團隊需要處理電腦內多個版本，其中錯誤的檔案並無被刪除，並誤於頒獎禮上打開。

無論是否真的涉及網上下載問題，但檢索「香港」「國歌」等關鍵詞出現「港獨」歌曲是絕對不能接受，同時也為別有用心者提供藉口，故此必須予以糾正。

谷歌在「裝傻扮懵」

為免接二連三出錯和為別有用心者提供藉口，當局必須繼續嚴肅跟進谷歌搜尋器，直至對方糾正錯誤為止。

事實上，反中亂港分子可以有組織地操控相關的條目置頂，其他議題都可以這樣做，影響可以很深遠。警方在進行與香港國安法相關的執法行動時，亦應加倍注意網上的偵查工作，要做得更廣泛和更深入。但自從政府提出問題後，谷歌方面至今沒有任何積極回應，此種態度，到底是所謂的「不作為」還是「在作惡」？

反中亂港分子賊心不死，不會放過任何攻擊、抹黑國家和香港特區的機會，更可能引起跟風仿效的情況，情況令人憂慮。為免事情再次重演，警方應嚴厲執法，以儆效尤。

據悉，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正對事件作出調查，會就事件是否涉及串謀違反《國歌條例》或其他香港法律依法嚴肅跟進。而警方亦已向香港欖球總會人員錄取口供，檢取了溝通紀錄，並指任何在國外發生、涉違法的案件，香港警方會與外國執法團體緊密聯繫，有需要時會交換資料及情報。市民都期望事件能盡快水落石出，並將不法分子繩之於法，維護國家和香港特區的尊嚴。

資深評論員、博士

消除疑點 統一認識 「人大釋法」鞏固香港法治

以法論事 劉漢銓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三條、第四十二條等多條條文的列明，特區政府負有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應當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就黎智英聘請英國大律師參與國安案件一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國安委主席李家超發表聲明：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問題上，特區的立場清晰、堅定不移。他在向中央提交的報告中，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以釐清「根據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或大律師可否以任何形式參與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的問題。

國安法具凌駕性法律地位

行政長官作為香港特區的「當家人」和「第一責任人」，須就香港維護國家安全事務向中央政府負責，建議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彰顯了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定意志和對法治的堅守。香港社會各界堅決支持李家超履行憲制責任，切實防範威脅國家安全的風險隱患。

在2019年發生的修例風波中，反中亂港勢力與外國或者境外政治勢力勾連互動，進而演變成一場港版「顏色革命」，香港特區的國家安全風險日益凸顯。中央審時度勢，果斷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從國家層面推動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體系。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香港國安法是在「一國兩制」原則下為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而制定的全國性法律，它的憲制地位決定了其在香港的權威性、凌駕性。

黎智英案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其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這是涉及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的重大案件。如何實行司法公正是一個國家的內政和主權事務，環顧全球，無論是實行普通法的國家，還是實行大陸法的國家，都不會用外國標準來定義或解釋本國的國家安全，也不會允許外國律師來代理涉及司法主權的案件。

以鄰近香港同樣實行普通法的新加坡為例，當地司法機構不允許外國律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

代理辯護，更遑論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新加坡不允許未註冊的外國律師在當地執業，註冊後的外國律師仍不獲准參與新加坡任何刑事或民事訴訟。已經註冊的外國律師僅可以在專門的「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出庭參與國際訴訟；僅容許英國御用大律師以臨時性質出庭抗辯，但不得為刑事案件辯護。

香港情況更凸顯出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對香港國安法一直持有敵視態度，他們多番公然試圖干預香港國安法的實施。部分國家因政治利益和目的已宣布或採取針對中國和香港特區的措施，包括以不同形式的所謂「制裁」、限制或禁止售賣及使用產品等，亦有外國官員或政客公開施壓要求法律界甚至商界人士杯葛香港，阻止他們參與香港正常活動。

因此，有效防止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以及避免國家機密洩露的立法精神，是有必要的，否則將會悖於國家安全案件處理的法理邏輯，為外國或者境外勢力插手干預香港事務打開方便之門，將會對案件的依法公正審理和國安法的準確實施構成重大挑戰，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帶來重大風險，這顯然不符合香港公眾的利益和法治精神。

香港擁有足夠的有能力的法律人才可以勝任此案，聘請外國大律師對此案沒有明顯貢獻，反而會產生公眾錯覺，以為香港法律人才未能充分勝任。

提高特區法院審判準確性

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五條訂明，香港國安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可按情況行使立法解釋權。人大常委會精準釋法，將會維護了香港的司法傳統，並非代替香港司法機構審理案件，更不會破壞香港的司法獨立。通過釋法，使到香港法院在未來的執行過程中消除疑點，統一認識，進而提高審判的準確性。

作為反中亂港勢力的頭面人物，黎智英案的審訊過程會對香港國安法今後的發展具有風向標的意義，希望中央會藉此第六次釋法之機進一步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為香港的國家安全查缺補漏，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前律師會會長

西方霸權衰敗從意識形態衰敗開始

知微篇 周八駿

最近，德國總理朔爾茨一席談，觸發我深思西方自我反省能力缺失這一當代重要問題。上月朔爾茨先後訪問中國、出席印尼峇里島舉行的二十國領導人峰會、出席泰國曼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訪問越南和新加坡。

朔爾茨早前在《南德意志報》主辦的經濟論壇上向與會者談其亞洲行體會。朔爾茨稱，在訪問越南和新加坡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東南亞國家後，他清楚地認識到「如今，世界正在日益多極化並發生根本性的結構重組」，並明確指出，歐洲和北美國家能夠享受世界上最好經濟——「穩定的增長、低通脹和高就業率」的美好時光已一去不復返。幾十年前，越南和印尼等國

家一直為歐洲和北美市場生產廉價商品。如今，世界擁有購買力的中產階級增加了10億人。

「民主對抗威權」是遮羞布

其實，朔爾茨作為新認知而與大眾分享的，早在數年前已為西方若干政治人物及其他知名人士所發表。例如，法國總統馬克龍2019年8月27日在法國駐外大使會議上發表演說，明確表示——「國際秩序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顛覆，這可能是我們歷史中第一次面臨在所有領域的全面顛覆，造成深遠的歷史影響。這種顛覆是轉型，是地緣政治和戰略重組。我們可能正在經歷西方世界霸權的終結。我們已經習慣了自18世紀以來形成的、建立在西方霸權之上的國際秩序。這種西方霸權可能來自在18世紀受啟蒙運動影響的法國，19世紀受益於工業革命的英國，也可能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獲得經濟和政治控制權的美

國。」「我們長期低估其影響力的新勢力也在此時拔地而起。這些新勢力包括中國、最近幾年戰略頗具成效的俄羅斯和新興的印度。」

再例如，2020年2月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的主題是關於「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該年度《慕尼黑安全報告》以「西方的缺失」為標題，列舉西方內部矛盾及其與外部衝突，感嘆世界變得越來越不西方了，而且西方本身也變得不再那麼西方了，從而提出「西方的缺失」這個概念。

把以上一系列現象串連起來，我禁不住要提出兩個問題。一是為什麼朔爾茨會把馬克龍和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已分別形成的觀點當作新的見識？二是為什麼美國總統拜登入主白宮後竟然無視世界格局巨變而扯起所謂「民主對抗威權」的旗號？

2021年12月9日，亦即馬克龍發表前

述演說約一年後，拜登政府上台後費心張羅的所謂「全球民主峰會」在線上召開。拜登揚言，全球民主體制面臨「威權政體」挑戰。不無諷刺的是，法國以及眾多與會代表皆無心聆聽拜登的說教。

問題的答案涉及多方面，其中，關鍵的一方面是西方缺乏反省自身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能力。這種能力，不是西方若干國家領袖和政治人物、學者專家在某個場合，面對事實而質疑甚至抨擊西方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言行，而是全面深刻系統地解剖西方制度、全面深刻系統地解構西方意識形態，並且，提出變革和創新的思路和方案。

缺乏自我革新的勇氣

概言之，這種能力，需要體現於對西方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自我革命。關於這一點，最近圍繞卡塔爾主辦世界盃足球賽的爭論，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2022年11月20日，英國兩大電視台BBC和ITV拒播卡塔爾世界盃開幕式，並指責卡塔爾「人權紀錄惡劣」。同一天，以色列一家電視台也不停地向世界盃迷主題曲獻唱歌手，質問卡塔爾的「人權」問題。

11月22日，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兼國際政治評論員嘉南·加內什（Janan Ganesh）發表評論，一針見血地揭露——批評卡塔爾世界盃的人未為本世紀其餘時間做準備。加內什稱，無論中國能否超越美國，世界權力的中心都可能從老牌民主國家手中悄悄溜走，但那些最早意識到「西方局限性」的自由派如今把它遺忘了。在相當一段時間裏發展中國家崛起是西方自由派廣為談論的一個話題，彷彿已為他們所接受。「如今他的指責反映，許多人僅口頭認同「世界正在變化，力量平衡不會那麼向西方傾斜」。

資深評論員、博士